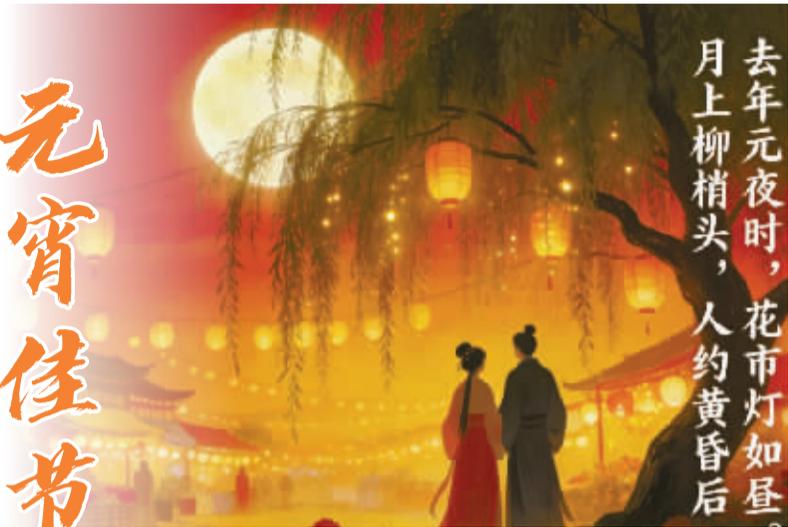


唐诗宋词中的

□陈晓云

元宵佳节



AI生成图

“一曲笙歌春如海，千门灯火夜似昼。”(南宋词人蒋捷《一剪梅·元宵》)当历史的车轮缓缓驶过，元宵节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在岁月长河中闪耀着独特光芒。它又称“上元节”“灯节”，据史料记载，其雏形大约在汉代便已出现，至今已走过悠悠两千余年，承载着中华民族无数的欢乐与期许。

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”(宋代词人辛弃疾《青玉案·元夕》)华灯初上，整座城市便被梦幻的色彩笼罩。大街小巷张灯结彩，各式各样的花灯争奇斗艳、各有风姿：莲花灯宛如亭亭玉立的少女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；走马灯上的人物故事，随灯光缓缓流转，静静诉说着古老的传说。孩子们手提兔子灯，在人群中嬉笑奔跑，清脆的笑声如银铃般在夜空中久久回荡。

此时，人们不约而同走出家门，看花会、赏灯会，街头巷尾人头攒动、热闹非凡。舞龙舞狮的队伍穿梭其间，龙身矫健腾跃，狮头灵动俏皮，引得观众阵阵喝彩。“箫鼓喧，人影参差，满路飘香麝。”(北宋诗人周邦彦《解语花·上元》)锣鼓声、欢笑声交织在一起，奏响了一曲元宵欢乐交响乐。烟花在夜空中次第绽放，如流星划破天际，瞬间照亮整片夜空，将节日的氛围推向顶峰。

“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”(北宋文学家欧阳修《生查子·元夕》)在这热闹的氛围里，浪漫的爱情故事也悄然上演。年轻男女身着盛装，相约在灯火阑珊处，手牵手漫步在花灯之下，眼眸中闪烁着温柔的爱意。月光轻柔洒下，为这浪漫场景添上了一抹诗意，诗词中的缱绻情愫，在现实里静静延续，成为元宵节最动人的风景。

除了赏花灯、看会演，吃元宵更是元宵节不可或缺的习俗。“桂花香馅裹胡桃，江米如珠井水淘。见说马家滴粉好，试灯风里卖元宵。”(清代诗人符曾《上元竹枝词》)软糯的元宵裹着香甜的馅料，咬下一口，甜在舌尖、暖入心底。一家人围坐桌前，吃元宵、话家常，温馨的气息弥漫在每一个角落。元宵，从来不止是一味美食，更是团圆的象征，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温情寄托。

这“闹”元宵的时刻，唐诗宋词仿佛穿越千年时空，与当下的热闹交织相融。“谁家见月能闲坐，何处闻灯不

来。”(唐代诗人崔液《上元夜六首·其一》)古人对元宵节的喜爱，被诗词诠释得淋漓尽致。他们以细腻笔触，描绘出元宵的热闹盛景，也抒发着心底的情愫与感慨。这些流传千古的诗词，如璀璨星辰，照亮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热爱。

“火树银花合，星桥铁锁开。暗尘随马去，明月逐人来。”唐代诗人苏味道的《正月十五夜》，将元宵节的繁华盛景刻画得栩栩如生。火树银花、星桥铁锁，勾勒出节日的热闹与辉煌；暗尘随马、明月逐人，又添了几分灵动与诗意。这般夜晚，人们仿佛置身梦幻之境，忘却所有烦恼与忧愁，满心皆是欢喜与安然。

“元宵争看采莲船，宝马香车拾坠钿。风雨夜深人散尽，孤灯犹唤卖汤圆。”宋代诗人姜夔的这首《诗曰》，则从另一个视角描摹了元宵图景。采莲船、宝马香车，尽显节日的热闹与奢华；风雨夜深、人散灯残，孤灯旁仍有叫卖汤圆的声响，又透露出一丝淡淡的寂寥与怅惘。一闹一静的对比，让我们更深刻地领略到元宵节的多元魅力。

唐诗宋词中的元宵节，是热闹的、是浪漫的，更是充满诗意的。它们让我们窥见了古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，也让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厚的理解与感悟。如今，时代变迁、生活方式迭代，但元宵节的传统习俗始终被保留，更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，在岁月中生生不息。

“闹”元宵，一个“闹”字，道尽了人们心底的喜悦与热忱，它不仅是一场节日的庆祝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不妨停下脚步，细细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，让唐诗宋词的韵味，在元宵之夜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。

当烟花渐渐散尽，人群缓缓离去，元宵节的热闹终归于平静，但那份流淌在心底的欢乐与温暖，却永远留存。我们怀揣着对传统文化热爱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，奔赴新的一年。愿唐诗宋词的韵律常伴左右，让我们的生活满是诗意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。

愿我们在唐诗宋词的氤氲韵味中，继续“闹”元宵、传文脉，让这份独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，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流淌、生生不息。

舞龙闹元宵

□童真杰 文/摄

宁海有正月十四闹元宵的习俗，这个“闹”字格外有分量。仿佛要用满城欢腾，驱散旧岁的不顺与烦忧，真正迎来崭新的一年。而元宵节里，最能体现这份“闹”意的，便是夜晚穿梭在街头巷尾、翻腾起舞的长龙。

记忆最深处的舞龙画面，定格在小学时那个热闹的正月十五。清脆的锣鼓声穿透初春的寒意，我迫不及待冲出家门，只见一条火红长龙蜿蜒而来。一群身着明黄布衣、头缠白巾的老艺人，手持龙杆，动作娴熟而富有韵律。见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，他们更是使出浑身解数，尽兴表演。红龙时而舞出流畅的“8”字，时而昂首腾跃、直冲云霄。我挤在人群中拼命鼓掌，掌心发烫也浑然不觉。

大学毕业后，在义乌过的那个元宵节，让我见识到一种别具特色的舞龙形式——由一条条板凳串联而成的板凳龙，彻底颠覆了我对舞龙的印象。龙头硕大，需用两条三板凳拼接才能扛起；龙身精巧，内里的灯火在月光与路灯映照下熠熠生辉。最考验技巧的是龙尾，当龙头在中间旋转时，举着龙尾的年轻人必须全力奔跑，才能保持龙身连贯舒展。后来我才知晓，这种舞龙最早盛行于浦江县，故而得名“浦江板凳龙”。如今，这别具一格的龙舞，已成为浙西地区一张亮眼的文化名片。

但若说起最令我难忘的，



“小龙人”们舞得有模有样。

还是元宵之夜在奉化邂逅的布龙。在银泰城看过桃花龙舞之后，我才更深地了解到，奉化是“中国布龙之乡”。这项技艺可追溯至南宋，早在2006年，就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奉化布龙最讲究一个“圆”字，正所谓“人紧龙也圆”。要舞出圆润流畅的弧线，每一个细节都至关重要：九节龙的队员间距要恰到好处，以伸手能触到前一位队友肩膀为宜；握杆时右手在上、左手在下，保证舞动时不会缠绕打结；跑动时龙杆微微外斜，形成自然的圆弧；后一位要紧盯前一位的后脑勺，一节跟着一节灵动起伏……这些看似简单的要领，凝聚着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智慧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入职的学校成立了舞龙队，我主动报名担任助教，跟着非遗传承人潜心学习舞龙。怀着对传统技艺的热爱，我顺利考取了浙江省舞龙二级教练员证书，带着一群平均年龄只有6岁的小队员，参加省、市、区各级比赛与展演。

那年元宵节恰逢开学之后，为了让家长们直观感受非遗魅力，也为给中班、小班的弟弟妹妹们树立榜样，学校特意安排在元宵节当天进行舞龙表演。

于是，这群“小龙人”早早赶来训练。哲哲在练习跳杆时不慎摔倒，抹掉眼泪便立刻起身继续；媛媛大病初愈，就迫不及待归队训练；周周更是把每一个动作要领，牢牢记在整个寒假里。我真切感受到，那份流淌在血脉中的文化基因——团结协作、永不言弃的精神，正是我们“龙的传人”最珍贵的文化密码。

表演开始了！小队员们时将龙身围成含苞待放的荷花，听得领队一声令下：“开！”朵朵“红莲”便在春日里热烈绽放；时而又化作一艘航船，龙身轻摆，恰似乘风破浪……速度与美感在方寸之间完美交融，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围观的家长与孩子们的阵阵喝彩。

眼前这抹鲜艳的红色，将我的思绪拉回儿时街头舞动的红龙。这穿越千年的文化瑰宝，需要我们以匠心守护、以热爱传承。愿龙舞的精神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中，永远蓬勃，生生不息。